



中復堂全集

三

和 6  
834  
3



東溟外集卷第一

說鷹

鷹鷲鳥也爪拳而喙利  
避毛血沾灑漫野被臯  
鷲也然是鳥也搏擊有  
之司刑者也及乎仲春  
則化而為鳩嚮之拳者  
過瓠脊土棲而木食音  
以為拙而王者尊之刻  
後先一物也其不同如  
鷹負其搏擊之能鷲戾

桐坡姚 瑩石甫著

千仞之上下擊狐兔莫之能  
啣啾遇之無噍類甚矣鷹之  
其鷲在秋憑天地肅殺之氣鳥  
和大布萬物有遂生之心是鳥  
以柔矣利者短以椎矣其飛不  
兩鳴羣鳥皆得與狎舉世莫不  
杖端以事三老五更於明堂夫  
是知物貴能化而天道尚仁使  
化其不與鷗臯鵝鷓長見惡於

夏滄勿集 卷之一  
人者幾希然天運不能  
爲鷹也悲夫

脊而無秋則何能使是鳥不復

說灘

初入閩廣皆崇山水下若建瓴奔馬順流而操舟甚捷也  
然多灘怪石巉巖水方湍疾灘過之水怒聲若雷霆大波  
洶涌一不慎則舟立沈碎人恐焉咸以咎灘之險姚子曰  
美哉灘之功也非是人且死夫人情莫不乘便而好易水  
既迅疾舟復順流其便易孰甚人方貪之忘夫水之能溺  
也覆舟實多有灘然後戒懼之心生大爲之防其舟之覆  
也斯寡矣故溺人者水也而順便形則忘其溺生人者灘  
也而險阻形則昧其生人能一死於有形而生於無形不其  
慘乎

說鬼

南人好鬼有溺人曰鬼之崇也爲浮屠鎮之曰鬼畏是果少溺或  
笑之曰鬼豈能禍人者抑豈真畏浮屠哉是人偶溺眾恐  
之而見怪異焉則以爲崇俗固謂浮屠有神鬼所畏藉以  
鎮之其始也心有所怖而氣衰怪異得以乘之其既也心  
有所賴而氣盛邪不敵其正故無所見非鬼之能崇而浮  
屠果能神也姚子曰鬼亦猶人耳生畏鬼謂其能崇故死  
卽以所畏者崇人生畏浮屠謂其有神故死卽以所畏者  
自畏而不知鬼與浮屠自若也人之知不愈於鬼豈鬼顧  
知於人耶則謂鬼畏浮屠也宜故君子觀人則知其鬼

李鳳岡生壙說

李君鳳岡既罷官卜居京師一脩然自得乃營生壙於西郊

諸公與君遊者咸詠歌其車或問瑩曰李君達人也其學凌蹕佛老糠粃程朱洞然於生死久矣又奚以壙爲而汲汲自營之哉瑩應之曰子言是也然未聞道不足以知李君夫道在天地豈有故常見有於無歸真於撲者曠士之識也無所於有無所於無因乎自然不見華樸者至人之通也子第習莊生齊物之論以螻螻烏鳶不擇所食之爲達矣而不知有心於食之是又以骸爲飼也夫生死亦大矣吾莫之爲而生生而有君父焉吾因以君之則忠因以父之則孝矣生而有妻子焉吾因以妻之則敬因以子之則慈矣生而有飢因以食之則飽生而有寒因以衣之則煖矣凡吾之所爲忠孝慈飽煖云者皆行乎自然而非強有事也今將反之曰吾奚以忠孝敬慈飽煖爲則不可

以一日生是生而求死之事也道豈有是哉死之有瘞埋猶生之有衣食也今於衣食則爲之而瘞埋則委之曰非是則不達然則孜孜以求其達者不達乃逾甚焉莊生之言不若是也君之爲是壙也固以示人之有死死則以死事之云爾君壙旣成不十年而南歸舉京師所爲居者一旦盡棄不顧則是壙也亦姑置之異時物化其猶將越數千里而赴葬乎抑遂首其故邱乎吾不得而知也雖君亦烏能自必哉夫不能自必者君之所知也知其不能必而固爲之者君之所以爲君其於道也大矣人烏足以知之

張南山詩序

詩有可以學而至者有不可以學而至者有可以悟而得者有不可以悟而得者格律之精深聲響之雄切筆力之

沈勁藻飾之工麗此可以學而至也意趣之冲淡與象之高超神境之奇變情韻之繚邈此不可以學而至也學而至者不待妙悟不可學者非悟不能若夫忠孝之懷温厚之思卓越之旨奇邁之氣忽而沈摯忽而激烈作之者歌泣無端讀之者哀樂並至是則天趣天籟又豈可以悟得者乎漢魏以前是矣盛唐作者妙悟爲多李杜二公可悟不可悟之閒者也天與學兩至之矣昌黎眉山則其詩也卽其文也去風騷漢魏之音遠矣雖然性情正胸懷曠才力峻學問博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舉人世可驚可喜可哭可笑之事一于詩發之千載以下讀其詩如見其人如見其世此則天與人合不學焉不至不悟焉不得而實不關乎學與悟者也夫如是則其文也皆其詩也所以並稱于

李杜也世之爲詩者其以學至耶以悟得耶抑不由學與悟而得之天也明何李之論詩以學至也學之失則有形合神異者矣王阮亭之言悟揀其失也而非廢學也悟之失則又有以不至爲至不得爲得者矣沈歸愚是也于是錢籜石翁覃溪輩思有以振之取杜與蘇日伐其毛而洗其髓于杜蘇則有功矣要亦言其詞句體製耳有不得而言者二君末由及之也故二君之詩雖異俗學之浮聲實亦古人之游魄天趣天籟吾未之見也真氣不存焉耳近一二名賢取材六朝而借徑于少陵眉山其家法吾莫能非也然而有翦綵爲花范土爲人者矣門下從而和之出入攀援自以爲工吾讀其詩泛泛然不能得其人也與其世也不得已而強指之則曰某者六朝某者杜某者蘇而

已噫是亦異矣嶺南言詩自馮魚山而一變彼誦法覃溪者也三五年來稍雜以他說而莫有悟其失者吾讀南山詩有感焉南山之爲人忠孝溫厚人也其得于天者既優而又能盡力于學充其至吾無以量之今所見已度越時輩如此矣而所謂天人合焉者乃時于集中見之南山其賢矣哉比吾以文示南山能道吾之所以爲文不覺喜而更以說詩之旨進南山祕之勿語人可也

松坡詩說序

昔鍾記室作詩品討原辯委定其上下位置名流或疑未允要藝苑之雅談也顧詳於品藻未盡旨趣劉舍人文心雕龍乃區分體裁鈎抉元奧擴士衡文賦之篇蔚成鴻製自是作者罕能躡其藩焉然不專論詩也司空表聖作二

十四詩品義取彥和名因記室會心獨妙就體研辭粹然淵雅之宗詩人妙趣極盡擬議矣而當時更有釋子皎然作詩式亦復可觀宋人詩話最多最爲蕪雜部帙之多莫如茗溪漁隱叢話所云披沙揀金者也惟嚴滄浪姜白石乃時窺祕旨耳元明以降論益紛繁門戶旣分大都偏僻足繼曩哲者其昌穀之談藝錄乎若胡元瑞之詩藪王敬美之秋圃擷餘亦其亞也卮言則嫌繁穢矣

國朝詩人不必首推阮亭乃其鑒誦之精持論之允固古今詩人一大總匯也余自束髮卽好爲詩苦無師授乃取諸家詩說觀之稍得要領自是泛濫古人名集溯自漢魏以迄

本朝作者數千皆嘗攷其元要究其得失始歎諸家之說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容有未盡蓋疆域日開後來流變昔人不及見也而世之君子或囿于耳目邪說叢滋頗難擴闊良由人心好新尚異箏笛盛則琴瑟無音燕趙陳則姬姜無色漫陳古義誰則悅之又自勝國諸賢或遺神取貌勦襲堪嗤其戒斯途遂以法古爲恥由是淫哇俚唱競出馳聲詩道極壞會莫之悟譬猶懲誤劑而廢醫見噎者而輟食未有不至于飢病且死者不亦舛哉余竊悼然以所覽古人之義條其本末究彼匠心奧窔悉陳幽元斯啟邪正自得真僞判然匪以方軌前賢庶遺作者明所用心而已桐城姚瑩序

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于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責於吾身甚眾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于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于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瀟天地卽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可申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  
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摩之輒鳴  
于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  
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于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  
矣

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恩講求格律後學奉之如  
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為學其詩不可  
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為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  
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  
粵中言詩近日後起者三人曰譚康侯張南山黃香石康  
侯吾嘗讀其詩愛其人而未之見南山則諳篤自好方力  
于治經余嘗序其詩矣香石與二子齊名嘉慶十六年余  
在學使程公署見所著論詩話羅浮小志雲泉隨札心識  
之越二年乃相識于白雲山中見訪以世務之大夫香石  
平生所自命雖不知較古人若何要其講求世務隱然有  
人心世教之憂不可謂非有心之士余行矣畱此說以質  
香石無亦有窈然深思穆然高望者乎

鄭雲麓詩序

余以嘉慶丁丑之歲至龍溪事其賢士大夫知雲麓鄭君  
時君為吏部郎官在京師無緣就問得失道光壬午余罷  
官從海外返始識君于其家言民事怒然有憂天下之心  
然猶未讀其詩及丙戌余至都中選官君亦在時以詩酒  
過從然後知君詩之工也君詩用力魏晉以迨唐宋名賢  
持格甚正妙理清才都雅有則有明代諸公學古之善而



無其失而憂時憫俗之心時露言表蓋以爲得詩人性情之正焉。曩所嘗刻諸君既序之矣。逾五年余再入都君出其新詩俾閱訂而敘之。夫詩者心聲也。人才學術之所見端亦風俗盛衰之所由。系今海內承平久矣。人心佚則淫淫則蕩蕩則亂。士大夫固有所當務者。詩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諷頌得失。實有切于陳告訓誡之辭者。君固嘗憂時憫俗。今以上考蒙知遇。方有守郡監司之寄。所以拯濟黎元上報

天子者。吾于君詩覘之。必能異乎人人所爲政也。民事吏治得失。願從君終問之。

香蘇山館詩集序

乾隆嘉慶之間。海內以詩鳴者。咸稱黃仲則。仲則奇情超邁。論者謂其才近太白。似矣。同時差後。才力足以並驅者。爲吳蘭雪。蘭雪才雄氣邁。思沈學博。能狀難繪之景。寫難顯之情。他人極力爲之。指僵穎禿。蘭雪顧從容揮灑。其境屢變而不窮。比而論之。殆一時之二傑乎。仲則早死。其詩後刻。傳乃稍廣。蘭雪則自弱冠至京師。王述庵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相推重。自是遍交海內名士。酬唱四十餘年。未有或先之者。袁簡齋自負甚盛。亦心折蘭雪之詩。至於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父子。以梅花一龕供像。及稱爲詩佛。日本賈人賣其詩扇。首得四金。其見重如此。甚矣蘭雪才名之盛也。然蘭雪頗畱心時務。嘗欲一試吏事。乃自爲諸生。應甲辰

召試。不用。久之。僅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友人助之。始以

東漢外集 卷之一  
資爲博士復不中再以資爲中書浮沈國子學及內閣者  
且二十年今逾六十猶終日傲車羸馬奔走於風塵溷逐  
之中會不得一行其志特於當世之以幹濟聞者心重而  
推挹之惟恐其用不竟異哉蘭雪之志亦可悲矣蘭雪自  
傷其志不遂僅以詩人聞也晚編其集爲古近體若干卷  
屬余爲序乃述所傾倒者如此後之覽者因詩以求其志  
卽蘭雪可知矣道光六年正月桐城姚瑩序

北園讌集詩序

北園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環山帶水松竹鬱深投子龍  
眠雲煙蒼翠接其外廣軒曲池魚鳥翛然暢其中近郭之  
勝旣無以逾矣竹吾意氣豪俊文章書法尤善故里中英  
彥咸樂遊其地而交其人嘉慶十一年閒則有李海帆

朱歌堂方植之馬元伯左匡叔徐六襄張阮林劉孟塗吳  
子方光聿原朱魯存此十數人者皆以文章道義相取余  
時年略少每與往來觴詠其中以爲竹林之遊無以過也  
戊辰後乃各散之四方雖閒歲頗有會者率寥落矣已而  
阮林子方孟塗相繼喪歿竹吾亦困頓出遊至者益鮮今  
秋余自海外暫歸當日同遊獨歌堂魯存居里中而阮林  
尊甫守亭先生季弟允諧及子方季父岳卿以時相見輒  
復歛歔一日偕至北園水閣橋斷隔溪遙呼久之竟無應  
者回憶曩遊愴然而去豈友朋讌處亦有盛衰之數於其  
閒耶未幾竹吾與匡叔歸自浙西乃稍稍敘集而余已行  
有日矣諸君相謀餞於北園一時至者三十有二人以常  
州周伯恬陸綸山爲客於是北園之遊復盛夫人之相處

懷抱學術平素或不必同及夫光景流連山川登眺一言  
偶合輒相賞忘形故觴酒豆肉之間性情見焉矧在里閭  
姻黨中髻亂相習少長追隨重以人事睽違動數十年各  
有死生升沈豐約之感交并於胸中一旦散而復合衰而  
復盛悲樂之情其能已乎且夫盛衰時也離合遇也異同  
心也士有異面同心則千載以上萬里以外猶將應之苟  
非能然同舟可以敵國自古天下之務未有不成於一心  
而敗於相戾者也吾桐昔時風氣淳樸友朋聚處上者相  
勵以道德次者相勵以文章然皆彬彬各有禮敘十數年  
來弟子輕其先師後生慢其長老黨類漸分浮囂日競此  
其病患甚深有心之士竊相與憂之然則時事盛衰豈獨  
離合之迹哉今諸君子不以余之不才盛爲此會以寵其

行合遠近高才者數十大抵篤學敦義養譽樂道盅粹之  
情益于面背興逸氣峻各爲詩歌益又昔年之所未有亦  
余前日之所不料也由此觀之風氣變易之機或者其在  
茲乎夫衰而復盛散而復合者天之道也持其氣於旣衰  
要其合於已散者人之事也由諸君之詩以存今日之遊  
由今日之遊以推諸君之心文學行誼之修且有日恢美  
而未已者北園特其倡耳而竹吾三十二人亦自茲遠矣  
伯恬綸山方主修邑志姑以此遊覘吾桐之盛衰也

山人珠璣序

二五之精盈天地而播也人物得之形聲具焉形聲者二  
五流行之跡也精中有神附于人物以鼓盪其形與聲而  
人物之用以靈故神與形聲合焉則生離焉則死生死云

者主形聲以立名去形與聲而神自存故神不可言生死也上古之世人神雜糅夷然不爲怪也重黎絕天地之通然後神退處於虛無獨以人道立人事然聖人不欲人忘其初也爲制祭祀之禮以通微合漠而天神地示人鬼出焉聖人之道若是後世見所不見以爲怪而屏之何異世家子孫有言其先祖微賤事者輒以爲誣而怒之乎三代以來傳記言鬼神者眾矣南宋末際乃有扶鸞術以通人神蓋上帝神道設教之心濟人道所不及也儒者謂其惑世諱言之而靈異昭然莫之能奪于是姦者淆之以僞益依託焉世反以儒者之言爲欺矣吾以爲與其諱而疑于入也不如辨而存之以爲吾道之助往者長洲彭氏爲質神錄吾見而善之獨惜其稍近禍福使明神弼世教之心

流于末俗干利祿之具思爲說以發之未暇比來漳州見雪山道人與人詩文酬酢若師友者然雖淑身攻心之行不及質神錄者深切而善世之意實焉不涉禍福不人迂誕錄而著之以見人神交接之正不亦可乎夫天地之道大矣聖人盡人之性與物之性故化育參儒者未盡人之性輒以已見爲道務名而忘其實哀哉雪山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言姓氏乾隆末與蔡葛山相國酬酢降乩于漳浦今三十餘年以文章道義見重所作隨人輒應甚奇捷而典贍有體得者皆持去未有存錄久之好事者惜焉搜茸奇零竝及其友壺山醒山之作曰山人珠璣梓行于世余乃推原鬼神之義如此覽者無惑焉

朱母陳太宜人八十壽序

夫壽之有慶自昔然矣慶必將以祝辭稱觴萬年使壽者樂而進之禮也顧嘗怪世之為壽辭者或侈言門第數陳富貴而于所以受福之原或缺無稱抑何取哉歲在丁丑八月為平和營守備朱君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太宜人八十誕辰漳郡諸公謀所以為壽而以文屬瑩瑩未嘗得見太宜人也而交朱君久知其人則欣然樂為之辭曰余之壽太宜人也與他有閒矣余聞壽為五福首蓋福之大者今使有期頤之年而或無子若孫或有子若孫而居不蔽風雨食不給饗殮或子孫富貴而無令名不能保其盛此皆未可以言福也若太宜人之壽則不然余于朱君見之朱君以行伍起家生平歷戎馬任馳驅蓋積勞樹績以致貴非如以甲第者之取雋于一

中也人當微時嘗與徒卒為伍習勞賤一旦致貴未有不稍自矜而驕視其徒卒儕偶者或漸為侈而忘其甘口之勞因以虐其下多矣且身為武人與士民素不親附而欲其克己愛民不尤難哉余蒞平和一年餘其民風強悍輕為械鬪而尤多盜余每親行搜緝而時會營圍捕共事有日見朱君約身儉親與士卒同甘苦臥起所以撫卹甚至而約束獨嚴禁士卒不得妄取民間物申號令嚴更鼓條教秩然至中夜數起巡視恐軍中之有驚擾也而上卒亦皆愛戴之奉約束唯謹而尤能愛民惟恐騷其弱小民亦能信君之愛之也以是所至安堵市廛如故若不知兵役者余亦深賴之以得士民心嗟乎此古名將之所以稱也而朱君乃能若是豈非天之生是將為

國家棟梁之用者乎且朱君爲人厚其事上交友皆誠信無纖毫欺於財帛無輪銖尺寸之苟且殆所稱廉儉惠讓者非耶朱君曰某何所知太宜人之教云爾然則太宜人之賢可知矣今太宜人已屆八十而朱君方將益貴有孫二人亦謹厚守朱君家法則身富貴而有子若孫且賢孝此所以爲福之大者非復常人之壽所得同也此其福壽無疆吾安能爲太宜人量耶昔宋岳侯精忠史以爲受之其母卒爲名將第一朱君充是以往卽其忠可知也有子如此太宜人不當欣然爲進一觴乎是爲序

汪母朱太宜人壽序

容甫汪先生以經學古文辭爲世名備有子孟慈能世其業經史小學文章具有條理乃悉發其家藏先生著作已未竟之書疏通證明而刊行之然後天下得以盡讀汪氏之學世或盛傳先生而失其實者更援引徵據以糾其誣於是先生之學益明白當時諸老先生及知名之士皆嘉孟慈之仁孝謂先生有子矣孟慈則逡巡歛歔而言曰喜孫何能鑽仰先人哉凡吾所以稍有知聞者吾母太宜人教也太宜人寶應朱氏故士族年十八歸先君子僑寓儀真破屋三楹四望野田漫漫夏日江湖暴至室內水漲二尺先大母鄒太宜人苦疾吾母引鄒太宜人躡踞几上如是者十年先君子爲鄒太宜人年老不敢遠遊吾母佐之女紅室無僮婢飲食衣履咸取具於一身事先君子二十有一年先君子以乾隆甲寅之歲終於杭州明年吾母卜葬甘泉風雪中經營數月乃購得之先君子既下世

三族無顧者吾母延師課子吾父手澤所存言論所及時  
稱舉而督告之俾已墜之緒猶得存者吾母之教也喜孫  
無似不克丕揚其先七試禮部不中以資爲郎浮沈戶曹  
名實俱隕今吾母且七十矣謀所以舉觴慰吾母之心者  
不可得媿何如也余曰不然君子之事親亦於其大者而  
已容甫先生身爲名儒志業未竟而卒是時孟慈纔九齡  
耳烏知異日之能讀父書而益宏其業耶太宜人佐先生  
食貧以孝聞夫死卒能手葬先生撫其遺孤成立卽使無  
聞於世吾猶以爲不忝厥配矧孟慈則旣舉於鄉文章之  
譽隆然以起官戶曹所論列皆天下大計是孟慈尤能不  
忝所生至於沈潛經訓負仁義之質發邃遠之思汲汲論  
著惟恐先生之業稍晦雖古所稱孝子慈孫何以加焉然  
則太宜人之功偉矣夫人莫不願榮其親而榮之以官貴  
不若榮之以聲聞今太宜人所就如此而孟慈猶欲焉是  
舍其大而求其細奚取哉旣告孟慈乃序述之以爲太宜  
人慶其必以爲知言也

侯冠芳遺集序

世之善遊山水者必窮其境境不同而遊者所得亦異大  
抵得天地之氣最清者爲佳山水而得山水之境最清者  
爲善遊夫山水之最清則未有不幽深峭峻者矣今置身  
武夷九曲黃山三十六峰之閒心與目所遇無非清泉古  
壑曲洞懸崖白石青松雲霞魚鳥之事而與量絜文繡膏  
梁鐘鼎之華貴樵夫牧豎皆笑之矣甚矣人惡可以不善  
取境雖然宇宙大矣境之勝美如武夷黃山者吾不知其

東坡外集 卷之一  
凡幾也山水之境無窮而吾人之遊有盡則境者天地所以怡人之具而吾人所自怡者安在惟善文章者不然取天下之境之最勝者而悉攬焉於其心身所至者其境至焉身所未至者其境亦至焉極造化之奇所必不能有其境者而心亦至焉故觀其文而作者之境斯存吾於侯子冠芳益信也以冠芳之學之才不得於世之所謂文繡膏梁鐘鼎者而獨得於山水幽深峭峻之境吾不知冠芳之遊果盡天下之佳山水否而觀其詩如遊佳山水焉讀其文又如遊佳山水焉是其詩文之境所存者如此所為清泉古澗曲洞懸崖白石青松雲霄魚鳥之勝一攬卷而使人心目時時遇之吾不能窮冠芳之境又烏能窮冠芳之心哉而世之論者固猶以困于諸生早卒為冠芳惜是殆入武夷黃山而惜文繡膏梁鐘鼎之不至也不可以已乎冠芳之子笠青孝廉以此集示余乞為之序乃言其境如此世有知侯子者必能知余言也然而悲矣



桐城姚瑩石甫著

與吳岳卿書

岳卿四丈先生足下頃友人自南雄還云足下欲於連陽  
 事竣卽息心讀書瑩聞之甚喜海內豪傑之士多已瑩耳  
 目至隘猶得屈指某也賢某也才其耳目所不及者亦得  
 大略想其風望蓋魁奇雄傑往往不乏至若志氣純明踐  
 履貞白又能虛中求善或未有如足下者也雖愚者干慮  
 亦復何所贊益哉然惟足下素有克己之功兼以求善之  
 篤以瑩陋陋無似向承愛納最深義不當不有所陳白惟  
 裁察焉竊意未悉足下所欲讀者何書也將以平日所求  
 古人之學更加討論乎抑將求進于科舉之學乎今天下

彬彬可謂同文之盛矣。然竊有慨焉者。非士不讀書而讀書通大義者罕其人。也夫讀書不通大義與不讀同。爲學不法古人與不學同。二者不可不擇也。古之學者不徒讀書。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讀書者將以正其身心。濟其倫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體。倫品之濟。達其用。總之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四者明。貫謂之通儒。其次則擇一而執之。可以自立矣。後世學術紛裂。純雜多門。然一藝之成。咸足通顯。當時稱名。後世未有猥俗淺陋。如近日科舉之學者也。

國家立法之始。原以正人心。厚風俗。使學者服孔氏之遺經。鑒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歷諸子百家之言。皆習而通之。以底於用。故三場試以制義。並及詩策。所以求通才。

收實效也。意豈欲天下之人盡棄經史子集百代之書。第取所謂鄙儒論說與夫先輩及近時應試舉之文。窮年殫精。吟唔摩擬而已哉。自世之操選舉者。不能以此意求士。苟以新奇浮華爲尚。士人讀書。惟知進取爲事。不通大義。不法古人風氣。一壞如江河之決。不可復挽。有志於學者。縱不能塞其流。亦不當更逐其波也。足下資性明篤。素自拔于流俗。讀書爲學。具有古人之風。所作詩文。議論皆極高曠。每歎爲不可及。然竊有感者。似乎猶有科舉之見。此非所望于君子也。夫士人進身之正。舍科舉無由。豈謂不講然後爲學哉。鄙意以爲講之有道。不必如世之所云也。今使足下口不絕吟于詩書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諸子百家之編軌。必遵乎仁義說。必準乎儒先因端。以竟其委。

沿流以討其源若遊乎江海之廣不知其至也以日而以年當其未得也茫乎東西之無極及其有獲也恍乎左右之逢原當其難也發一慮而多室及其易也縱千言而沛然以求義理則甚精以求經濟則甚實以求文章則甚茂以求多聞則甚廣科舉之學出其緒餘而已足又何全力之攻焉况乎科舉之功淺而易通以足下素所製作卽已甚工所以未得志者非術之未至或時有未逢耳又何疑乎嘗謂士人進取固不必爲必不遇之女亦斷不能爲必遇之女惟以吾之可遇者俟彼之取否可已嗟乎此事尤所云得俗淺陋並未能至于可遇也徒以家遭中落身遭迍邐不得已而汲汲求之若足下夙事帖括旣已有功而身勢又非艱迫父兄彪炳上第子姪又輝映而起家雖貧乏有仕宦者足以養其身非瑩之比也猶慮進取之術未工更求精進豈真以一第爲榮哉有以知足下之不然也夫進身固有所由然旣進立復可慮平素無所蓄積一旦茫然決裂者多矣足下賢者豈有此恨然願于古人之學更有充益科舉之學第勿荒廢而已異時所學旣成登進于上使天下之士謂讀書學古固無妨于進取者自足下始則所謂不逐其波者未必非所以塞其流也其有功于人心風俗甚鉅豈非足下夙昔之志願者哉不揣狂直幸垂聽焉

與吳春麓員外書

某月日姚瑩頓首春麓先生閣下瑩少駸蹇不通世故又貧賤無以自結于當代賢士大夫所守獨先世遺書而已

瑩之先人數世皆忠厚讀書好古不爲浮薄以故雖或仕於朝宦於四方獨無餘祿以給子孫及瑩之身益困常懼輒軻不能自立以墜先人之業也日夜兢兢冀有所就誦古人之言求古人之義東髮於茲十有餘年矣始嘗與一二同志講論里中而先輩長老頗非之或相訕笑以爲狂此亦無疑怪者獨念今時古學不明久已一二才傑之士力可以及古人而趨舍乖方求名太亟太史公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固已罕遇竊以爲天下之大不當遂無其人或有之而窮愁隱困於山巖陋室之中類皆謹行自好不爲矜耀眩人耳目而世俗淺陋無以知之耳此非遊歷四方身自訪求不能得也蓋瑩自少時求友甚殷而交友甚難有如此十一年之秋識哲嗣子方於郡城以爲卓

犖既與論古今大義不余厭也則訂交而去越三年復識介弟岳卿於都純明貞白德器藹然心欽之前歲俱來嶺南相處久日益親先生之家固多賢俊瑩得奉教者既如此已所未識獨先生耳岳卿子方嘗爲言敦古誦崇實學是瑩所景仰而心敬者也昨偶致岳卿書稍論俗學之非不意遠及省覽子方來書云先生見書深歎以爲人傑也且願下交命某以告瑩瑩何以得此於先生哉嘗聞君子之於人也觀其所棄常人之於人也觀其所取夫排聲韻妃黃白馳騁辭翰競尚雕績奔走於公卿之間大以致通顯小亦取聲譽豈非才傑之士爲一時之所欣慕歟其言廓落不工頌揚其容偃蹇不善親附其文曠浪恣肆無姿媚以爲悅而多陳得失是非豈非迂闊之徒爲人之所厭

東坡外集 卷之二 四  
薄者與然而彼且視人所欣慕者而棄之不為矧於人所  
厭薄者取以自治必有說矣然而不敢以己之所為且慕  
望見知於君子也乃今者吾之所取夫其棄者亦或從而  
取之矣是非常之知所不敢且暮望者竟得之於君子也  
此豈非一介之士所深幸而竊喜者哉雖然先生所稱不  
敢當也下交之云尤為非分惟區區闢薄之衷平日未敢  
自信者一旦為先生許其不妄則幸甚矣且與人子弟交  
其父兄復有知己之言而無以自通於義不可瑩自是又  
將奉教於先生矣

與光律原刑部書

律原足下春初得去歲復書悉眠食無恙離羣之感彼此  
同之至御河橋鄙人足跡久沒於車塵馬矢閒矣而良友

念深猶步武相尋其可感念何如

來書云嘗與同輩觀月

周走橋上下殆遍踵趾相接不聞繫黍人問其故余曰大

是昔嘗與石甫遊此中疑有石甫足跡冀步武有合耳

約古人之交意氣未有不合而於其中有分量多寡存焉  
瑩在里門時從諸君遊有見以相質有作以相示或然或  
否不必盡合亦未嘗強合也然僕嘗語足下云吾生平議  
論與明東合者十之四五與匡叔阮林合者十之六七與  
足下合者遂十之八九此非僕之私言也願僕好為繁言  
費說每眾議蠶起往復論難不休而足下獨默然不發一  
語問其故則曰某之意石甫已道盡矣噫此亦非足下之  
私言也今不見足下四年矣足下識趣議論有進於曩時  
否回思昔時所共論者合否又何如也若僕則時見有不  
必合者已非先後異致不能自堅也覺向日意思未免於

聲氣標榜之習如嘉隆七子復社諸公所業所期豈不甚善然而近名之譏吾不能爲諸公諱自今日論之竊以爲未然也天下學術之壞非一日矣其始病於人心之不能無所苟其苟也意有所貪則汲汲以求之求之不卽得然後乃爲新奇以駭之唱和以張之謂夫不朽之業攘襲可成振古之名標榜可得然而求其實或一有不副於是世之小人爭媒孽其短大聲以倡於眾曰若所爲皆如是耳夫一二君子所汲汲以求立於天下後世者名也彼其人豈不嘗具絕俗之智懷慕古之思慨然欲挽頽風勵氣節爲中流之砥柱哉然而名業未成小人之禍已烈至使無識之徒數世以爲口實嗚呼小人誠足畏如諸君子者亦有以自誤也使求其實不貪其名深厚以植其基廣大以存其量虛中以誘之誠心以納之惟中無所貪而後事無所苟也我無所苟而後人無所爭也爭端不起而後人心日底於平乃可以從事於學縱吾力未足以及人而自立者不已堅而明公而恕乎如是則聲氣之說安所用之夫名者鬼神之所忌況於人乎天下未有投人所忌而能使人從之者也然則吾輩今日所當從事者可知矣足下驟聞斯說必駭以爲僕今昔之論何不合乃爾俯而深思必怡然笑以爲吾兩人今日之合固如此也御河橋足跡往日之跡耳吾今日過之亦必有不合者而足下求之如曩日嗚呼吾何以報足下哉

復楊君論詩文書

昨以詩文寄覽未蒙繩削乃獎借過辭甚自愧近代詩人

之弊誠有如足下所云者至以僕爲不廢江河之喻則不敢當此自足下阿其所好耳然得無爲他人笑耶承教以斂其才更反於樸積其氣使進於輝旨哉言乎終身佩之矣雖然此可爲才氣已足者言若僕猶未能語此也抑嘗論之才與氣二者有得於天有得於人才之大如江如海至矣氣之盛如霆如雷至矣然江漢猶必納眾水以匯其流雷霆不能擊鐘鼓以助其勢者其充之有漸其積之甚厚故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又曰配義與道斯言也不爲詩文言之吾以爲詩文之道無以易此矣曩吾嘗觀古之善爲詩文者若賈生太史公子建子美退之子瞻皆取其全集玩之謂彼特異於古今者其才其氣殆天授不可以幾也既讀書稍廣於數子生平得其出處言行之大節然後知數子之異不僅在詩文而其詩文才氣之盛有由也夫詩之與文其旨趣不同矣顧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識胞與民物之量博通乎經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覽乎名山大川以盡其狀而一以浩然之氣行之然後可傳於天下後世豈徒求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而已哉且夫文章莫大於六經風雅典既昭昭矣說者謂善學者得其道不善學者獵其文吾以爲不得其道卽文亦烏可得哉夫文者將以明天地之心闡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賴之以親夫婦朋友賴之以敘其情而正其義此文之昭如日月者六經所以不廢爲文苟求其不廢舍斯道無由也向數子者行事雖於道未能盡合若夫忠義之節仁孝之懷任天下於一身視萬物如一體耿耿自

矢百折不回千載而下仰其風者猶將奮起况其發之爲炳炳烺烺之辭誦之有鏗鏗鏘鏘之節者哉數子之文非特才氣爲之也道在然也得斯道者才與造物通氣與天地塞故夫六經者海也觀於六經斯才大矣詩文者藝也所以爲之善者道也道與藝合斯氣盛矣文與六經無二道也詩之與文尤無二道也凡此皆有得於天而又得於人者是也吾自視其才氣非真有充焉意者道未至乎方將反求乎孟子之說病未能也如吾子之教謹佩之不敢忘矣

復吳子方書

子方足下別後不奉教者四年矣德業不加風塵困頓無足爲故人告慰春首忽得手書懇懇勸問感愧殊深足下以過人之資慎取師友加之家學淵源其造進正非鄙人所能望乃以僕爲稍有知識不惜虛懷下問並述尊丈諄諄盛意僕誠駭陋其何以克當耶僕之交足下也在丙寅之歲維時里中英傑頗多皆膏與遊後乃更得足下猶憶於九日偕諸君爲龍眠之遊涉澗登崖各適其趣僕獨與足下踞松根論宋元明儒及近代諸公學術之辨既而長堤月滿把酒持螯十觴之餘僕乃發聲大哭滿座獻歎此時豪心盛氣幾於千載一時足下猶記之耶退而作五言古詩奉贈所謂獨力爲砥柱障此百川狂者當不獨以望古人也僕少卽好爲詩古文之學非欲爲身後名而已以爲文者所以載道於以見天地之心達萬物之情推明義理羽翼六經非虛也世俗辭章之學旣厭棄而不肯爲卽



爲之亦不能工意欲沈潛於六經之旨反覆於百家之說  
悉心研索務使古人精神奧妙無一豪不洞然於心然後  
經營融貫自成一家縱筆爲之而非苟作矣詩之爲道亦  
然三百篇而下無恃於興觀羣怨之旨而足以千古者漢  
之蘇李魏之子建晉之淵明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歐蘇黃  
陸止矣此數子者豈獨其才力學問使然哉亦其忠孝之  
性有以過乎人也世之爲詩者不求其本而惟字句格調  
是求已淺矣矧其並字句格調無足觀耶僕之持論如此  
而才力淺薄學問闇陋則又非旦夕之事也來書云惟孜孜  
焉去己之惡而擴己之善大哉言乎孔子曰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卽是說也終身行之豈能有加哉僕向者賴一二良  
友之益頗聞所以爲人之理蓋嘗從事於此始也惟自見  
其善繼乃稍覺其惡卒乃但見吾惡而所爲善者微矣然  
至但見吾惡而吾之善亦陰長矣何也善與惡相爲倚伏  
善如君子恆藏而弗耀惡如小人每匿而不彰使小人無  
所匿而君子藏其身則陰消陽長之幾也如是行之有日  
自覺洋洋然有生意不幸身爲飢驅從事四方良友久違  
莫由聞過惡之復萌也多矣足下素於篤實處有功近復  
從湯敦甫先生遊孜孜於爲善去惡必有大過人者如僕  
鄙鈍固企望以爲不致又何以爲足下獻乎聊述生平持  
論用力之端不足爲芻蕘之一得耳

覆汪尙書書

竊瑩不佞藉先人世業從事詩書束髮之初卽思慕古每

覽名臣賢豪事績未嘗不欣然鼓望姦回鄙吝嫉如寇讐  
年稍長則嘗覃思于天人性命之理出入于諸子百家之  
書泛覽漢唐宋元明諸儒先傳記之說博攷史漢以來正  
通別霸史臣載紀之詳乃悄然悲宇宙遼闊懼此身之委  
于草露也既冠遠遊北抵燕趙南逾嶺徼覽山川之雄勢  
極都邑之壯觀上謁名公巨卿下友賢士大夫訪民風詢  
利害乃益知天下之大立身之難雖尺功寸名不可以倖  
冀今夏幸以微員受職來閩得見大人翼翼之度從容進  
退教誨周詳皆二十年來所未嘗聞諸大人先生者欽服  
之餘益深悅喜始知平素所聞德望之隆經濟之實殊未  
足以盡山海之崇深也昨更猥蒙賜以手書念所受地繁  
劇民情詐悍械鬪盜賊之風滋多不息教以平情理訟清

絕根源至于興教化課農桑正民風端士習此皆古循吏  
之所爲者自揆生平非有微末謬見知於左右何以得此  
責望之殷然後知大君子之盛心勤求吏治汲引後人無  
在不以至誠相格僚屬有不心悅誠服爭自濯磨以冀仰  
酬萬一者乎竊自受事平和及今兩月接見縉紳耆老咨  
訪老成吏胥考歷年案牘之所以紛繁前人之所以得失  
大略有可言者蓋平和地界闊廣從古爲盜賊之藪自王  
文成平寇亂而始建邑其地溪嶺深阻榛篁叢密無三里  
五里之平遠巖壑蔽虧彼此懸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爲  
堡人自爲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奪故強凌弱眾暴寡風氣  
之頑獷亦地勢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蒙生溪流  
縈曲灌溉便而蘇樵易有地瓜以備水潦之虞有芴草以

通商賈之利其田畝依山開鑿甚多而納賦不及十之二  
三故民力強而富強則鬪富則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  
不以詐悍劫虜爲慮矣瑩愚以爲和民之詐非詐也悍非  
悍也盜或非盜虜或非虜也何以言之夫詭變之民逞其  
囂訟莫不工于彌縫巧爲出入和民則好訟而不顧理陳  
詞而不近情但知盡惑爲能實則罅隙易露意取得財而  
止瑩以爲非詐也貪也凡桀驁之民性氣剛暴習租金革  
皆膂力強而伎勇著和民則以戶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貧  
爲強弱一夫攘臂和者千百勢甚洶洶及其黨散不敢越  
足一步蓋伎止負嶠初無絕人之力故瑩以爲非悍也狡  
也若乃白日持械劫人于途不可不謂之盜然和民比黨  
毗鄰無非寇讐睚眦之怨報之以死平素彼此不敢入境

惟伺劫諸途以快其私怨故瑩以爲是仇而非盜也若虜  
人勒贖則有之矣其始或由讐怨近則奸僞之徒往往載  
其子弟而以攜控或婦女私奔而以攜聞及推究之往往  
非實故瑩以爲是點而非虜也更有異者命盜之案控者  
姓名累累指證確鑿矣及按究之則大枉蓋和民相習凡  
被殺劫姑不卽控則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戶指名  
揚言將控其人畏誣卽賄求除名否則不免故所首控往  
往不實而真兇盜反以賄脫無名卽有名每錯雜臚列  
不可辨別矣又地多毒草有不甘輒服毒索詐其輕死而  
好貨如此至于倚眾抗拒差捕莫施動需督帶兵役親臨  
圍捕則漳泉以下皆然然亦以其富強而不和也故民有  
內閔而無外盜有抗悍而不敢爲逆控制安輯之方殆不

可以常律每覽古名將駐邊賢臣治外莫不因其俗宜作爲教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爲恩暴虐不可以爲威貪詐不可以爲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於偏弊今思兼而用之自到邑後味爽治事無巨細皆親裁決匪特幕友丁胥卽至親亦無假手民間投訟則日坐堂皇訊斷與民共睹以示勸懲嚴緝盜賊誅鋤強暴以安善良每有訪聞卽漏夜親臨督捕雞犬不驚民無擾累朔望之期擇地適中高臺宣講

聖諭招集精神民庶環拱敬聽至者數千人皆予賞莫不鼓舞歡欣以爲聞所未聞他如觀風課士賓興鄉飲之禮以次舉行欲令僻陋頑民漸知禮教雖不敢仰希曩哲之風庶幾矢以實心無負教諭諄諄之至意云爾至倉庫正雜各課立法督催定遵新例年內全畢萬不敢稍有虧移惟是事繁費鉅所入廉俸甚微又科條嚴重動輒註議匪惟竭蹶實類捉衿雖茹漿飲冰未有所濟倘邀逾格裁成尙乞賜之絮訓則幸感甯有紀極請將平和情事及愚見所及附陳鈞鑒語言繁冗非分良深狂率之愆諒希寬宥不勝惶悚之至

再覆汪尙書書

望前接受賜書以瑩之愚妄不加譴責乃益以獎勵之辭益分過情深懼不當復蒙教示剴切繹誦再三信皆不刊之名論入仕之正軌誠能遵奉而行蓋無往不宜又不獨爲平和發也然後知大君子學問經濟初非二事從來見理之真極精當宏深言之轉若平易以來諭所云證之實

東漢外集 卷之二  
心可靠二說無不相爲表裏此豈尋常蠡測所能萬一哉  
謹勒座右以當箴銘並俟修名臣言行者採錄焉瑩嘗聞  
古人之相遇也上以進賢使能爲亟而不爲市恩之舉下  
以立功勵名自見而不爲干請之私故後世往往並稱其  
美抑又聞之飾情干譽者詐也虛詞無實者妄也君子道  
無不聞則矜奇之事爲可羞小人行恐不章故矯詐之情  
亦易敗抑又聞之計深遠者必無旦夕之功圖大成者不  
惜是非之論曠覽前古以來知遇之難其於鍼末之相值  
及其道行功見庸眾乃相詫爲奇此事理之必然者也瑩  
雖至愚極陋敢不兢兢圖其終始使大人無輕譽之悔下  
吏無躍爐之誚乎廿七日又承示詢先從祖所撰稼門集  
序及實心藏銘稿本欲以手書勒石古誼高風誠無有倫

比先從祖八月二日之書瑩今歲過鍾山書院時借家叔  
等編校惜抱軒文後集曾見之已錄入尺牘中矣其二文  
俱入後集惟手稿未見向皆存家十叔名雉處鳩工付梓  
亦叔與羣弟子所經理也聞婁江姚春木有助資百金之  
說未識果否昨得家書知家十叔尚在院中今作書往取  
此稿惟平和僻處不便今不揣冒昧特乞飭交郵致幸甚  
至桐邑並及門中學先從祖書者雖閒有一二皆未可以  
代惟家十叔所書時有近似先從祖嘗喜之然風神韻味  
豈能及耶儻原稿已亡或試令書之可乎

與吳孝廉光國書

不佞莅茲土七月矣德薄能淺愧無以安緝善良鋤滌強  
暴副士民之望每思延賢者助其不逮聞有孝廉吳君者

好學砥行士林所重也除夕前一日巡行四境道出后嗣一見光儀信爲讀書君子而停輿途中不能深通款曲殊爲悵然頃以和俗剽悍不知禮教欲崇養人士漸摩以仁義之術稍變其風特倡議興修善院捐儲膏火聘延名師仿古白鹿及前人棉褐之遺軌願事大費繁難與創始雖有一二端士知其不謬僉以爲非吳君出與其事不可然則足下之盛德非有足以翕服士心者安能如是乎不佞益不能無厚望于足下今訂于月之十九日集議事宜業已簡達想足下當此必能惠然而來也前語貴族人有劫畱廖姓之事煩察其有無令彼約保送縣治今未至得無忘之否此事並非可以溷賢者特以君子立身出有安民之責處有宗族之望方將助吏爲治豈可坐視鄉族中有此頑梗而莫之問乎其或勢有所難不妨面陳委曲幸勿爲踰垣之避用特奉問屆期早得晤教爲望

復曾秀才大椿書

姚瑩頓首茂才足下月廿一日差來承示寄學中諸君爲鄙人請畱文狀展閱之下且驚且愧竊望江北一迂生耳猥以渺末來宰此邦于今一載矣夙夜兢兢圖盡厥職而未能每念盜賊不能靖也械鬪不能息也獄訟之猶繁而刑罰之失中也老有飢寒貧有失所也吏役之弊深閭閻不能無驚擾也圍捕之事煩室家不能無破喪也強暴不盡鋤也良弱不免累也此數者皆古良吏之所勉而鄙人

之所深愧于清夜者也方懼以不職獲咎于此邦人士乃今者諸君不惟不責其庸陋願復嘉譽而其揚之至以稱

于上官欲得久留豈非所謂不虞之譽足使人慚者乎瑩于足下雖數相見非有豪末之私恩至如諸君子中乃多未嘗識面抑何見愛之眾且深如此也瑩在此未有成績何敢遽去且荷諸君之愛卽眾民亦殷然頗相親附若有家人之誼又何忍去耶且龍溪嚴疆繁劇非常尤不可以非材任雖蒙上官薦而自顧魯劣不敢仔肩昨已具牘力辭而不獲特未識

上旨如何或得遂所請未可必也苟在此間敢不始終黽勉以圖報稱乎抑瑩于諸君乃不能無厚望焉瑩聞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此言世家大族言動好惡足爲齊民之所觀效也今諸君皆平和大族又身儒冠而遊庠序儼然爲四民首宵小之徒卽無賴莫不有加敬焉誠願諸君平昔身爲孝弟力田敦品勵行閭巷旣習見之而有所觀感更不時剴切以敦孝弟睦宗族和鄉隣敦禮讓息鬪爭罷詞訟崇勤儉禁非爲凡鄙人平素所諄諄致告于諸君者隨時隨人而勸導之如此助吏爲治則愚民雖無知未必盡能聽從然樂聞而願奉行之者必不少矣其或鄙人政有不善暨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者可明白指陳俾得裁度而行之不惟瑩可藉此以求寡過而地方之受益豈淺鮮哉試事何時可竣相晤不遠特此道意乞爲遍致諸君幸甚幸甚鄙人辭調龍溪上中丞啓茲鈔奉清覽並問文佳餘不具

復座師趙分巡書

北來警信大屬駭聞何物妖民敢猖獗至此普天之下髮

東漢外集 卷之二  
指心驚乃

聖主虛衷詔先罪已草野小臣海隅伏讀泣涕縱橫念  
本朝忠厚之恩痛天下貪婪之蔽因循寬縱股鑿在元財  
盡兵驕何以守國潰癰之患已形盾薪之勢彌急而二三  
執政方且塗飾爲文諱言國事大體既昧小節徒拘忠志  
不存空言掣肘其當官有言責者微文瑣屑幾等彈蠅更  
生之封事不聞賈誼之痛哭安在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竊  
鈎者誅可爲太息嗟乎杞憂不妄阮哭非狂當今卽有一  
二慷慨忠義之士稍識事體者類皆混迹儔人之中困塞  
風塵之際耳平時操觚染翰如黃嬋白之流徒能飾辭藻  
修邊幅以媸媚取容而已吾師閱人以來當必有得之於  
牝牡驪黃之外者其名氏可得而聞乎愚意天下之務莫

急於人才得人之法莫妙於因材善使無以常格拘無以  
小行責白其志伸其氣寬其程嚴其效夫委蛇俯仰進退  
靡徇者皆闕茸之人也沈毅智勇之士又不易得然則舍  
果敢好義之人又誰取哉凡人患不誠而已誠於豕則孝  
友誠於國則忠良誠於好善則進德誠於好士則得人今  
之所稱誠於好士者大臣中吾未之見也人才何由進時  
事何由濟乎嗟乎正直敢言之氣於今衰也久矣自古未  
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古道亡而後人心壞人心之壞則  
自讒諂而諛始諛諛成風則以正言爲可怪始而驚繼而  
憚繼而厭最後則非笑之以爲不祥夫以正言爲不祥甘  
時其事尙可問哉人心風俗所以爲國家之本盛衰之端  
未有不由此也平日有所竊憤深憂於中者無自質其是



非不能自已於吾師前屢發其繇亦有所激爾也漢武有言曰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妄發矣吾師豈其云然哉

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夏初得去歲惠書甚感拳拳比貽書恭甫先生問狀中元後三日手問再至知已來福州仍就恭甫先生所而窮困不能自適其意此殆天以資足下也宇宙閒可久可大之業其成功雖甚平庸而出之未有不驚奇絕特定三辰奠山川驅役百靈使魑魅罔兩自竄於荒漠窮裔莫敢與人雜處而爲害此非聖人之奇乎自孔子刪書不載神奇之蹟儒者求其說不得則以爲荒遠不經聖人懼其惑世云爾夫索隱行怪聖人嘗惡之矣今以古帝王神聖平成萬世之功乃等諸索隱行怪而削去之以爲此聖

人意也其信然乎書雖不存而帝王神聖之奇自在天壤惡在其能去之聖人若曰觀其蹟可知之矣烏用吾書開闢以來文字誰製書契誰作又從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爲而造其始易以著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辨名分何爲而創其體別其義例此周公孔子之奇也有所未有之謂奇有之斯不能無之之謂奇老莊列子釋迦氏以其荒誕之說奇屈原賈誼馬遷相如昌黎眉山父子以其雄駿瑰偉之文奇李陵蘇武陳思越石李白杜甫各以其悲憤慷慨之詩奇然是奇也大抵有所爲而後發有所爲而非困頓沈鬱勢極情至而不可已則發之也淺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洪水之涇而鯨則殛死也管蔡流言而狼則跋躓也陳蔡絕糧而匡則圍之也非困窮

東坡外集 卷之二  
憂患則聖人之遇不奇非絕無僅有則宇宙之奇不洩諸  
子亦各以其窮爲其奇而不朽蓋從古無安常處順坐致  
富貴而能奇者斯其與草木同腐也固宜足下之才可以  
奇矣而未致其極吾故曰子之窮天殆以資子也不窮不  
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今足下不自奮其奇而以海外之  
奇望僕之詩以爲子瞻昔在僮耳有然僕又無遲暮遷謫  
之感也噫僕雖不能奇若其窮固有甚於子瞻者足下豈  
嘗知之哉昔子瞻得六一之賞又有韓富諸公相推轂名  
動人主每歎爲奇才雖見傾軫小幾死詔獄然天下之人  
皆知之太后至爲上白其枉及在僮耳不過遷謫屏逐之  
苦俯仰蓋無所恨僕雖蒙知一二鉅公而名不挂於朝端  
一第放歸久之乃得外授又見惡於上官既罷斥廢棄復

陰摧沮之幾不能容誰知之而誰白之者無家可歸老父  
歿於海外孀母旅寓福州浮寄一身渡海依人存活其窮  
如是視子瞻當日何如哉愧無文字之奇然不肯草草負  
此憂患思有所以表見顧空言不若託諸行事年來頗述  
海外巖疆所以安危之要及近時賢執政之所興革論建  
比而著之以見

聖朝德澤之廣與夫控制外夷屏藩數省之利  
九重所以無東顧之憂者非無以也事皆紀實言歸切要  
異時書成相與觀之誠不足當海外之奇若其久且大者  
惟足下勉之也

與陳恭甫書

瑩謹白在福州時匆遽治行李閣下亦微恙往還晤言殊

覺不盡所懷登舟後輒增仰企不已海內名人先達生平聞見多矣精考訂或拙於文章工辭翰又弱於氣節至於經濟世務益多迂曲鮮通閣下獨馳騁於翰墨之場研參於賈鄭之席氣節世務矯然通偉宜可以膺當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乃服政之年優游里中久而不屈日以所自得者淬厲後進汲汲然引之不倦自百餘年以來閣中老儒文彥無不搜購而表章之既撰爲志傳上史館復請於政府大者配食聖廡其次亦祀鄉賢不朽之業旣躋其巔而踞其勝餘膏腴粒門下士猶將挾而揚之以步其武亦甚盛矣其視高牙大纛而無所建白豈可同日語耶假使閣下竟出而開府建圻恐事勢掣肘者眾未必能行其志而負氣稜稜非能默然則有鍛剛而歸耳其得失固不

待智者辨也或乃更以出爲言以瑩卜之閣下殆不謂然乎豈惟閣下卽駑駘如瑩猶不勝大羨而願從其後矣今者北行人謂方將進取而不知正爲他日引退之計此非人所及知卽閣下亦烏能料其必然哉前承索鼓山詩未及奉教途次寫出寄呈清覽並附近作數篇亨甫若來可同觀之瑩白

復方彥聞書

廿九日奉書情辭斐摯具微相愛之深閣下于竭蹶之餘更爲謀歸人資斧感甚初意端午節後行詎爲穎齋觀察及少鄂堅畱以待秋初俾免冒暑就道業已諾之洵如來書所料也拙稿領訖糾政處極允當獲益良多惟所論究覺過譽令人慚作竊謂文章一事盛于周秦衰于建安白

士衡文賦子桓典論出而斯道爲之極變矣周秦以土惟  
六經之文大純無疵諸子亦各出其瓌瑋之言大抵義豐  
辭約氣固神完以道爲標以志爲的採其一言終身可行  
究其全歸六合不盡是以繁簡微顯蕩志愜心凡所修辭  
立誠爲本自賈董揚馬恢張闕肆已覺詞勝于義氣王于  
神建安以來則專精辭膽而高古堅樸之意盡矣然風骨  
矯騫神氣迥邁創語造意廉傑精奇誓不相襲蓋道衰而  
文盛亦升降之大端也唐宋諸賢有見于斯然望道未至  
果于自矜修辭之工或反不逮特其取義甚正立體尤嚴  
譬諸樂然雖非清明廣大之奏已絕煩數淫濫之音矣先  
正論文所以必主八家者非謂文章極于八家謂八家乃  
斯文之塗軌耳斤斤一先生不敢失其趨踰譬欬又豈八  
家之意哉瑩力薄志衰未能究心斯道然生平不爲無實  
之言稱心而出義盡則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  
放效俱黜蓋不放以是爲文也來教欲引而進之異日者  
苟得息肩于此用力殫心以從諸君子後不勝大幸願望  
之至

東溟外集卷二終

東溟外集卷第三

桐城姚 瑩石甫著

一樂居記

一樂居者姚子爲其友天倪子築室成而名之也天倪子  
 生二十九年矣少樂而善憂其憂非一自幼父常客外久  
 不歸則憂之家屢空無以供母則憂之有兄甚仁愛而弱  
 常恐其病則又憂之母賢而通經教之學懼不成以墜其  
 世業也則益大憂之既長悉讀其家藏書數萬卷矣乃更  
 遊心于造物之始探思于六合之外見夫古今之易憂天  
 地不能無成毀也宇宙之大憂萬物不能皆生遂也寒暑  
 相薄水火相搏憂生人不能無壽夭也聖賢之生或百年  
 或千年憂其晦塞而德業廢也天下之治或數世或不數

世憂其紛亂而四方塗炭也乃至當食而憂人之飢當衣而憂人之寒也方成聚而或憂其散方貴盛而或憂其敗也山或憂其崩也水或憂其竭也魚鳥之游泳而憂其烹獲草木之華茂而憂其萎折至于耳之所不聞目之所不見無不憂之憂與時俱境與憂偕是以年未壯而衰精神耗敝形容枯槁其家人以爲大戚姚子聞而非之曰是所謂外其心而喪其形者也不去其憂將死乃築室以居之是室也無址與寄而無不寄近城市而不喧甚清寂而非野無土木之工風雨之飄廣不經庭崇不及仞始望之窈然而深既入之洞然而明其中空虛不貯一物遠可以達八荒而閉其樞高可以至九野而塞其實耳之有聞而無聞也目之有見而無見也天倪子居之既定屏絕往來反

觀內照寂然久之于是向之所憂者若成毀生遂壽天之理有以得其所所以然而晦塞紛亂飢寒散敗之數有以知其無如何彼夫崩者竭者游泳而華茂者亦有以如其分而知其不能強也外憂既釋中情自安精固神完形體充實其家人莫不怡怡然忘其所憂而得其所喜一旦天倪子顧而樂之然後知此室之果有足樂也姚子曰如是則可謂能保其身以養其親者矣有此一樂何憂之不去乎既又恐其居之久而漸忘也並爲之記

桂警軒記

縣署敬思堂之西偏有軒錢唐袁君顏之曰雙桂庭有二桂故名也桂之華常以秋秋或再華盛者三而止春夏秋冬各一華者俗言四季桂也月一華者俗言月桂也然皆

東漢外集 卷之三  
有歇時卽盛亦旬日歇乃復華閩地氣煖華不以常候余  
來平和之冬廨內桃與梅桂同時大盛不足異也獨二桂  
自閏六月至于今正月繁華未常歇老吏竊異之以爲數  
十年未有殆其瑞乎相率而請易名以寵之余謂物忌太  
盛英華旣竭則衰此恆理也愚人乃或指爲祥瑞遂侈大  
之以爲感應之美夫物理之感應豈必盡無要必有盛德  
異政乃足當之否則妖蓋以警夫貪殘昏暴者使知改勉  
耳余不德治此八月矣殫心竭慮夙興夜寐以求士民之  
安而不得雖免貪殘昏暴之譏要未足言感應奚瑞之有  
哉意者嘉桂示異以警之也敢不益戒慎以自厲乃更顏  
曰桂警旦夕處此可以鑒觀云爾嘉慶二十年上元日桐  
城姚瑩記

遊白鶴峯記

白鶴峯者桐城東南一邱壑也去城百二十里古樅陽地  
匯桐城潛山懷甯舒城諸邑水瀦爲大澤春夏盛時白波  
漫空一望無際桐人名之塞湖湖盡處小峯十數白鶴獨  
聳川流環出其下以達於江故雖不甚高而有千里之觀  
東晉時陶公嘗令樅陽後人築亭其右曰惜陰比峴山焉  
甲子乙丑之閒里中同人頗盛余嘗一再遊之甚樂也人  
事牽率奔走於四方不登此峯者二十年今歲之京師道  
出里門昔時交遊僅有存者每一置酒輒忽愀然登臨之  
事遂廢其矣吾黨之衰也已而以事至郡春麓侍御主講  
院往謁見則謂曰而知湖南鄧湘臯乎吾嘗與言白鶴峯  
思一遊可偕往余應之而未果也湘臯方修江南藝文志

寓院中余亦假館三人相得懽甚各出所作詩文相論辨侍御又言先世與吾家姻誼自明季以來且二百年子孫各有盛衰余與侍御之弟岳卿及其子子方又知交最久復聚於此誠非偶然而子方則既亡矣相攜登大觀亭弔余忠宣之墓作詩而返侍御又出史忠正書其五世祖母余七世從祖姑姚太君事墨蹟湘臯亦出其鄉鄧子與挽某和尚詩皆明季忠烈高士各有題咏感慨係之余幸此行得二君子相知之樂幾忘返矣事竣將行兩君堅持不已於是畱郡一月登車復止者再侍御曰不可以負山靈遂訂期買舟至白鶴峯下而登焉夫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當時稱豔境過輒如浮雲太虛之逝者眾矣獨占人山水所在與友朋知己之盛終身思之豈澹泊之事果逾豪

華哉桐城山水之勝稱龍眠浮渡侍御及余乃崦崦於白鶴一小峯者以陶公耳卽吾郡城形勝枕龍山面大江爲金陵上遊而漢唐之勢寂然自余忠宣後天下遂咸知有大觀亭者豈非山川得人之助乎嗟乎江山終古人壽幾何歲月推移而功名不立並友朋觴咏登臨之樂亦不可常今余方入都湘臯將之維揚而侍御亦有去志三人嚮後之會合且不可知况更數千百年後登此峯者其人其事視吾輩又何如哉余旣應侍御之約將行卒以事不及往乃敘其事而爲之記

來孝女傳

來孝女者名鳳筠浙江蕭山人也父黻薰遊園中遂家焉女自幼莊謹如成人少長通書父叔時有疑義女以新意



解之皆確祖大異之然非所好也九歲侍父疾不解衣者四月父病劇女中夜籲天泣淚成血母給曰以血和藥必瘳信之疾果瘳嘉慶庚辰女年十四父之古田挈之行舟至窮洋遇風父溺焉洪濤洶湧舟人相顧失色女方臥寒疾聞變驚起躍水逐之里許遇漁舟女水中大呼漁人急援父起而女流甚疾追之始獲父無恙而女疾大作至夜而歿時十月二十四日也有司以聞道光五年旌焉且祀之墓在福州西門外姚瑩曰嗟乎來女之行也與曹娥爭烈矣而父竟得生視娥有加焉或以爲出于倉卒乃其先固有和血療疾之事此豈好名匿情之所爲哉世有以殉身爲愚孝者觀於來女可爽然也

余淑人傳

余淑人者福建閩安陳君一楷之繼室也君幼入行伍久於海上歷功至臺灣安平協水師左營遊擊再署安平副將不悅於提督某公懼而乞休將假事劾之道光三年夏死臺灣某公意未已欲籍其家使人守之不使歸君喪君先撫他姓子朝選長而懦淑人晚得一子繼豪尚幼君之歿也禍且不測而族人在臺灣者阿貴人意將不利于其妻子淑人殆甚君嘗善前臺灣令姚瑩嘗假以千金償官負至是瑩客游福清淑人走急卒告難瑩爲致書臺鎮白其狀既復至臺灣畫策解之得無害淑人乃攜二子以君之喪歸福州逾三年淑人病且死遺命二子曰爾非姚氏不能有家所假金勿取償也姚公方在京師于其反也可折券還之書于券以識遂卒未幾瑩奔母喪于闈其子來

折券瑩辭子曰母有命矣不者死且弗瞑瑩乃喟然嘆曰  
嗟乎淑人之賢乃有是哉夫人平素交遊不乏親厚一旦  
有緩急相顧扼腕而已能假千金重貲已爲德况女子而  
不責償也且吾曩者嘗得君力義當急君之難淑人乃以  
爲恩而棄其千金豈吾心哉然吾方無力償淑人固辭徒  
虛語耳不可不成淑人之善志乃聽折券

宋君墓誌銘

宋君諱昌蕃字如茂其先自江西遷湖南澧州慈利縣以  
耕讀世其家祖開元縣庠生鄉飲大賓父應薦縣增生君  
生七月而孤依諸叔以立少多病好學邑宰大興鄔君最  
重之嘗曰君文太孤高恐不售也後果如言乃入太學不  
幾試居教其子君爲人不輕嗤笑而好義人皆嚴憚之陳

某者以是隸暴富遺子庶試且接例邑中利其資多依違  
者君獨排抑之不得與試士論以此多君所著論定錄四  
十卷皆評論古今人物年四十八卒娶皇甫氏先七年卒  
合葬縣之上五都鄉生子三長永岳增生廣東太平司巡  
檢次永岷廩膳生三永岷候選從九品女二長適汪某次  
適于某男孫八人桐城姚瑩識其子永岳爲人誠篤湛深  
好思善名理所著書亦數十卷蓋自摭所得託爲裨官小  
說者流隱於吏者也瑩嘗爲作傳永岳乞爲其先人墓碣  
閱狀然後知永岳之學蓋有由也銘曰君之生孤以病君  
之文深以正不售而教有子克繩之百世而下爲君子幸  
也

光祿大夫兵部尙書戴公墓誌銘代

東坡外集 卷之三  
道光元年十二月提督浙江學政如臯戴公拜復授兵部  
尚書之命將回京師有疾明年二月初四日薨撫臣以  
聞

天子軫悼悉免在官處分遣大臣致祭給全葬如典烏虜  
公之蒙恩可謂盛矣方嘉慶庚辰之春

睿皇帝將謁

東陵兵部不知何時遺失行印諸堂官皆得過失公以本  
部尚書降太常一月奉

命視學浙江

召對良久退而歎曰

聖恩如此臣何以堪臣老矣死之日當不使有餘布餘粟  
負國家也今

上登極元年擢復禮部侍郎仍留督學公感時疫且疾思  
入覲未敢乞假及得復職回京

言公感泣曰吾瞻

天有日矣促治裝未啓竟以疾終

新天子於公未嘗一見以獲咎在外之老臣未再昇盡復  
其官方內召大用而遽逝

恩綸褒卹優渥至極知公耿耿丹誠九泉之下猶當瞻依  
陞闕也某自嘉慶元年受公知侍公前後十年見公德行  
文章甚悉公歿之歲某奉

命撫粵西未親執紼門下士各以所聞知作表狀將上史  
館而公子以隧道之文屬某其何敢辭謹按狀公姓戴氏  
諱聯奎字紫垣先世以

國初遷江南之如臯遂爲如臯人族頗式微考蘧菴公寄籍大興故公以乾隆三十九年鄉試以順天解元明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肄國書散館授編管始改復原籍四十四年遭嫡母憂既闋又遭父憂除喪補編修嘉慶元年擢贊善五遷而至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兵部侍郎歷禮部吏部復調兵部十八年遭生母憂逾三年起署工部尋補吏部擢左都御史明年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改兵部尚書署戶部明年兼署左都御史再署吏部後降太常寺卿道光元年復禮部侍郎再復兵部尚書公少篤學從邵二雲先生受經爲文有聲譽久官翰詹故雖敷歷劇要兩充會試同考官又充雲南江西正考官充文武會試正考官充殿試及

召試讀卷大臣又出爲安徽山東浙江學政惟山東之役以生母憂未行故公門下所得士最多公旣受兩朝之知而謹慎小心始終彌篤自躋卿貳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

顧問之語未嘗一洩時有

密諭深夜自書復

奏至攷人莫能見其草尤好慎言雖家人未嘗妄發其周密如此與人交無所競大廷議有不合惟以理辨無疾言憤色退亦未嘗有所菲薄其和平如此然風節素峻在翰林久不遷掌院爲嵇文恭相國公座師也將保御史列公名滿掌院某公曰吾未識面何以論其才否相國以語公令往見公漫應之及舉京察文列公名某公言如前相國

東坡外集 卷之三  
怒名公曰是汝自悞也公曰有命苟不得徒往無益不然  
若吾師者豈有所干哉相國咨嗟而罷大學士和珅掌院  
莅任屬官見者皆降禮公獨長揖和訪時望爲額駭師或  
薦邵二雲先生及公邵辭不就和以爲愧欲延公堅辭邵  
先生語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公曰吾師行  
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爲此悻  
悻益重公禮貌有加公持躬儉自少未嘗衣綺貴後燕居  
乃一縕袍曰秀才時服不可棄每食盤蔬箸肉或疑其矯  
公曰仕宦者莫不欲有守而或改操華靡累之也惟不受  
華靡之樂乃不覺淡薄之苦以存吾廉不亦可乎某在京  
師侍公久公尤愛之嘗語云武侯天才猶一生謹慎我輩  
何人此心一放則無所不至矣故惟敬爲入德之階子其

勉旃某服膺此言數十年然後知公生平之所得力上以  
結

主知雖偶有升降而

恩遇不衰中以待僚長雖屢拂權要而聲名益泰下以對  
妻子雖曰處狎近而言動無失信乎其有所主也公會祖  
某祖某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考之承安慶知府以公貴  
晉贈如公官妣三世及生母皆贈一品夫人配某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三長鳴臯官某次一芝次一騏孫某某  
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銘曰

川嶽蕩蕩儲瑤英上燭樞斗光天庭貞一在抱晶且誠咳  
唾熠燿含元精上爲

國望下藝林彝鼎之重百世欽公曰昭事惟小心對揚夙

東漢外集 卷之三  
夜一戰就大哉敬勝古帝箴

東漢外集卷三終

東漢外集卷第四

桐城姚 瑩石甫著

戒殺文

人雖殘忍不能生而殺人其始必有所由以漸至於日滋月長而後殘忍之性成蓋機之萌也蚤矣殺物者殺人之機也苟充無欲殺人之心則吾有取於釋氏矣戒殺放生之說是也世之好辯者有三難焉一則曰物無知也一則曰婦人之仁也一則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也噫可謂不思其本矣天下之物惟死則無知耳苟蒙血氣而生未有無知者也然即使無知而我不惟其義惟其知是天  
下之蠢蠢者皆可殺歟夫知之有無物非得已也業不幸而無知又從而加之以殺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謂婦人者

謂其知愛而不知勞能養而不能教耳或縱惡養姦噬臍貽患故謂之婦人之仁豈必殘忍而後爲丈夫乎世之殺生者殺之吾不知其罪舍之吾不知其害也至以戒殺爲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則尤有不得不辨者亦嘗觀天地所以生人物之本乎原夫乾坤端倪陰陽兆基氤氳摩盪黃白萌芽天地之亭毒本無心於人物猶父母之胎孕本無意於男女也及其既生而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類分焉謂之大獸之屬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類分焉謂之小蟲之屬其於天地皆父母而子育之耳於是蠢蠢蠕蠕各求自飽弱者肉之强者食之互相吞噬血走肉飛當斯時也人以虛靈之性獨含二五之精固已得氣至清秉生特厚矣然倫紀未立政教未開則亦混沌沌無以大異庶物故食肉衣皮木居穴處爭奪相殺同類相仇逮乎後聖有作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紀其倫定之上下尊卑貴賤長幼親疏以辨其分城郭宮室以安其居水火金木以備其用七禮以制其節六律以導其和而特憫其戕生殺物之慘也故教之種五穀以爲食治絲麻以爲衣政教既開民物大定然後跛行喙息蠖飛蠕動之倫各得其所而不相害自是萬物皆賤而人獨貴天心亦有所歸矣然彼萬物者同受天地之氣而生特以蠢頑不如人道之立固猶然天之所憫惜而同在字育者如父母然有賢子俾立室家爲之長帥其愚不肖者有益矜之矣豈得賤惡而殺之哉虞書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商書曰鳥獸魚鱉咸若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自古聖帝明王皆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仁及庶類萬物各得其所夫然後天心順而風雨時地氣暢而蕃育息人情洽而四國和萬物得而鳳凰降麒麟遊龜龍假瑞草挺夫惟好生之德有以洽乎上下幽明之際也然則古者祭祀賓客與夫饗殮之饋先王不免牲殺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蓋血肉之食可以充養氣體人非有清心內養者十日不肉食則面有槁容百日不肉食則體或骹骹聖人不強人以所難故爲酌中之制食有常牲物有常品取有常時製有常法不求遠物不珍異味其於祭祀賓客也於已之養有所加以致孝敬也推聖人之意豈不以爲有餘憾哉故禮曰君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其樽節也如此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其愛養也如此且以聖人之功德於民物大矣其口體之奉祭饗之儀所必不能廢者天地民物亦皆樂有以供之而聖人猶樽節愛養之如此故天下咸被其仁而感其誠但見其生而不見其殺今無聖人之功德徒藉口古禮以濟其貧殘豈仁人之心也哉甚矣人之惑也惟其不惜物命果於殺戮日習既久不覺其慈祥愷惻之意漸以措之而剛強暴戾之心潛以滋長一旦殺人不難矣爲其機之先動故也嗟乎禮始諸飲食古聖皇教民稼穡其功最盛



於萬世者非徒穀食之良民以無病也自農事興而天下萬世之物命賴以全者鉅矣儒者誦法先王不能從其最盛而爲撙節愛養之斯亦可矣顧不察天地所以好生之心而以戒殺爲浮屠氏病是所謂好辨其名而忘其實者也亦終於不仁而已矣

焚五妖神像判

皇帝治世勤政愛民

天眷隆顯百神效命各盡其聰明正道以佑我黔黎

皇帝嘉之凡有功德於民皆命有司修其祭祀禮官職載於古特備其民俗土神祈禱求福者雖祀典所未入以庇民之故不爲厲禁蓋能庇吾民者皆祀之則害吾民者必除之此大經也閩俗好鬼漳泉尤盛小民終歲勤苦養生

送死且不足輒耗其半以祀神病於神求藥葬於神求地以至百事營爲不遂者皆於神是求愚民之情亦可哀矣然皆求福而祀未有害虐我民如五妖者也稽爾五妖本五通之遺孽昔在三吳爲崇撫臣湯以

天子命驅除之吳民至今安堵妖頑不泯竄入閩中以至海外爾宜造福此方卽潛匿民間竊血食有司體

皇帝愛民之意豈不爾容胡乃怙惡不悛肆其兇慝臺灣民人許某者兄弟和愛負販養親年末三十鄰里咸稱謹愿昨者無故體病謂爾五妖責求祭祀其兄貧莫措爾益爲厲以致于死許某將死語兄若不祀爾者且禍一家其兄大懼因稱貸毀家作爾像盛禮迎祀閩郡喧然吾旣爲天子守土宰境內之事吾得主之今爾敢虐吾民肆爲妖

妄豈可容縱且人之死生有命非爾魑魅所能擅權不過適見許某將死爾欺愚民無知遂憑之爲祟耳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今遣役械繫爾像公庭鞫爾爾之妖妄已著是宜杖碎投火絕爾妖邪之具開吾赤子之愚儻爾有靈三日內降禍吾身使吾得聞諸上帝此判

勸修九和書院告示

爲崇文勸學恢拓書院增置膏火以隆教育而垂久遠事照得理亂之機先觀士習教化之盛首振文風故崇文養士者爲政之大端也幸逢聖代右文立學校設科第輔弼公卿皆由此出可謂盛矣然取士之途雖登俊秀而造士之法道在師儒有志之士欲立身顯名起家光國而或囿於方隅無師友之助或困於薪水無攻書之資

俯仰孤寒形氣沮喪未有不望名賢之汲引有司之栽培者然則書院之設豈可緩哉況乎平和俗敝士氣更衰雖科場獲雋有人而仁讓滄風未起豪強凌奪雄據爲姦愚悍無知附和成鬪至以讀書守分之英良不免械鬪黨兇之波累干戈之事不息詩書之氣不揚本縣披牘察情深爲髮指用思揚我善類振爾文風且和邑乃陽明之所造基漳郡爲考亭之所遺治芳型不遠道築可尋更宜大啓于今茲以冀上求夫先哲無如九和書院規模狹隘講舍無多師生之膏火無資講誦之科條未立課無定期士無常額不足以獎拔後進步武先民尋覽之餘憮然有闕夫政教愆而後風俗偷禮義衰而後爭奪起今百里之內劫奪頻聞旬日之間殺傷未已此皆爲有司者德意不加威

令不行之所致也今將挽此悍俗莫如丕振文風欲爲恢拓書舍廣置學田延聘名師詳定規則惟是資費浩大必賴捐輸除本縣捐廉倡率尙須眾力以成善舉爲此特選老誠紳士督理此事合行傳諭爾等紳耆殷戶詩禮之家苟思教子成名何惜輕財尙義銀自五十兩以上或數百元田租自十石以上至百石隨捐皆納諭到各卽題名注數以便擇日興工以二月上旬開課務期興仁講讓禮教大行試賦程文科名曰盛舉揚善俊振拔單寒辨清濁之流別莠良之日毋許鬻爭積習致韜經籍之光縱令邪僞指誣莫沮衣冠之氣爾等捐題義士亦藉以垂名勒石奕世流光豈不美哉

諭各姓家長

爲崇文勸學興修書院事照得書院爲講學之區教士必先養士樂育乃師儒之職修文莫若會文從來風俗之媿惡先觀士習之盛衰平和地處羣山人多望族巍科顯宦先烈爲昭勒鼎銘鐘豐功不替固宜炳煥奎章郁斌人士豈可不崇講肄坐徹臯比今者在城及各鄉雖有書院爲會文之所然皆散遠且係私立惟在城之九和書院向爲官學惜乎學舍湫隘不足以聚生徒膏火無資不足以助講習是以四方英俊莫我肯來本縣下車之初卽訪問此事深爲太息今欲大興文物倡義捐修先經出示曉諭想爾多士必已聞知凡屬衣冠自當踴躍茲定于月日在子明倫堂集議事宜除寫立捐簿選派端士分往各鄉勸題外合再示諭爾等速卽協同首事婉勸殷戶捐題簿到卽

各書名限一月內繳清捐項卽交領簿之人彙交首事以俟擇日興工本縣定當量予旌獎行見人才蔚起科甲頻登文物盛而悍戾之氣全消禮教興而仁讓之風大起豈惟斯邑之美抑亦有司之光也此諭

捐簿題引

夫禮教者出政之本文學者造士之郵士之不文政於何立

國家文治雍容崇儒養士二百年矣學校之興至於海外俊秀之選歲歲不絕雖舟車所至風氣異宜要未有不服禮教而重文士者也况乎閩中大儒輩出桀緒可尋乃漳南之風獨形桀悍世家大族日尋干戈禮義之教不宣衣冠之氣沮喪何其敝也然則爲有司者不忍其顛蹶而莫

之救莫如養士興學之爲急務矣維我平和設學以來執經之士數千非不賢髦閉出而散居伏處實鮮師資莫測道義之淵海未睹文章之大觀盛美不臻無以振發其志氣余甚惜之用思大啓九和書院宏拓舍宇以爲肄業之區創置膏火以助攻勤之本延請名師廣召生徒遠尋白鹿之遺蹟近仿棉陽之軼軌凡爾彬彬之士苟能附我清流悉與盪滌邪穢以期多士咸沐詩書小民漸知禮讓消彼悍戾保爾室家無負

國家教養斯文之至意除捐廉倡率外業經出示曉諭在城及各鄉殷戶勸令捐題共成善舉今特選派老誠紳士董司其事分路勸輸簿到其各書名量捐無吝

諭大坪黃氏

爲愷切曉諭革故從新敦宗睦族以息爭鬪而安民業事  
照得平和民性恩頑風俗刁傲爭強很奪相尋往往以小  
衅微嫌釀成巨案械鬪搶劫習爲故常藐法害民深堪髮  
指然猶各顧宗姓不傷本枝未有同姓相殘罔顧族誼如  
爾大坪黃姓者也查黃氏爲平和望族元勳忠義彪炳  
天朝人物科名於今爲烈卽爾大坪八房分支別派雖歷  
有年反本窮源實同一氣中如旗杆樓西爽睦順新寨等  
處多習詩書素稱富庶古隆安撫等房頗爲貧窮而子弟  
恃強以理而論固宜富者撫卹其孤貧強者護衛其殷實  
守望相助疾痛相關乃不尋敦睦之好專事讎仇不數年  
閒互相鬪殺命同草菅案積邱山官府之誅捕時勞兵役  
之擾累無已以致誦讀者輟其詩書耕耘者失其耒耜老

弱奔竄於巉巖棘棲露伏婦女驚慌於曉夜竈冷煙消在  
有司存爲民父母之心睹此情形猶深憫惻豈爾等本一  
體祖宗之後逞其囂悍必事傷殘本縣度理準情良用三  
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萬丁之族豈盡冥頑滋事之  
徒雖多倡亂不過三四自非悖類卽係困窮亦具人心當  
殊狠類苟能理格何必刑求旣已洞悉本源不惜諄誠告  
誡爲此特行示諭爾等入房紳耆士庶知悉  
國家法重如山恩宏若海矜恤民命刑期無刑怙惡者不  
假姑容自新者悉從寬大本縣仰體

皇仁下憐民隱是以諭令該家長黃宜春等傳爾闔族曉  
以一本之仁洞開三面之網濫爾兇穢滌爾垢污爾族中  
大小各舊案爭奪械鬪殺傷等件除確查正兇拏究以彰

國法外其被告牽連及小過細故可以原釋者概予從寬令其各解怨嫌相爲和輯在於祖祠中聚齊族眾公議調處嗣據該家長稟稱各房明理者皆知自悔願從安輯悉改前愆獨古隆社中有黃定黃甲黃補黃言者膽敢阻撓成議怙惡不悛梗我教言實犯眾怒若非亟加誅捕無以旌別良善畱此禍胎終爲民害是以不辭跋涉復此親臨除該犯黃甲黃定黃補黃言四名罪在不赦法所必誅現飭差懸賞嚴拏務獲外其餘各房一切人等照常安堵毋有驚疑避匿擇其明白曉事者從容來見面諭事宜從此務須痛釋前嫌盡從和睦上爲

國家守法之良民下爲祖宗敦仁之孝子歲時相見問弔相通周卹困窮防衛盜賊從此士安詩禮農守耒鋤化干盾爲文章山川皆增秀麗還寇讎爲手足門閭定集嘉祥仁讓之風大行敦龐之俗斯在凡爾子孫爲利世世本縣有厚望焉

召鄉民入城告示

爲暫停拘捕召徠士民舍舊從新分別淑慝以蘇民困而達下情事照得設官者所以撫民撫民必親然後上下之情通而利病可悉執法者所以討罪討罪必嚴然後強暴之徒畏而愚弱可安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國家以撫民執法之權授之地方官吏必深明乎所以撫民執法之本並用而不相害則民知戴

天恩而懍

國法苟用嚴不當有罪者未能儆而愚弱益以自危則良

善之民欲親官而無由于是執法之蔽反爲撫民之大病甚非所以宣廣

皇仁綏安黎庶也龍溪爲漳州首邑地廣人稠習俗強悍爲諸邑最械鬪攘奪自古有之甲寅水災以後乃益甚邇者古縣之鄭姓及雜姓五十餘社械鬪于南天寶之陳姓及雜姓七十餘社械鬪于西田裏之王姓及洪岱之施姓械鬪于東歸德之鄒姓與蘇郭等姓械鬪于北西北則烏頭門之詹陳等姓東北則鰲浦扶搖之吳楊等姓浦南芹裏之梁宋鍾林等姓豐山龍架坂之楊林等姓金沙銀塘之陳趙等姓東南則官田宅前之吳楊等姓各社接連大者數十小者十餘頻年以來仇怨相尋殺奪不已其焚掠截虜死傷破敗之慘旣不可勝言矣而奸徒指誣株累者

動十百數村愚不知出訴惟有深匿遠颺及兵役往捕則恃其族眾以抗拒爲得計此良莠所以愈不能分強弱所以愈不能辨也上下之勢已成隔絕官則但見民之頑悍而莫察其情民不自知其法當拘捕也而反以爲官之擾累負嵎自固視兵役如仇備望城市如陷阱經年不敢一入于是訟師奸吏得以任意舞文嗟乎漳郡古稱繁富之區而比來人物凋敝商賈蕭條元氣大虧瘡夷滿目所謂父母其官子弟其民者安在哉夫

聖明在上薄海內外莫不奉守法度爾等輒敢私怨相仇恣行鬪殺復恃其眾而不就拘且以抗拒此與亂民何異本縣卽會帶大兵盡族痛剿亦屬罪所應得然而不肯出此者則以我

朝深仁厚澤二百年來皆以愛民爲本地方官吏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於執法之中仍寓撫民之意且念爾等雖  
愚其中不無藉從株累之苦不可不分別辦理欲使爾等  
息訟解怨姑許爾等改過自新除選派公正紳耆爲爾等  
各社申素所信服者令其明察爾等歷年仇怨之故排釋  
調處務使平允和洽外並將爾等困苦情形面稟鎮道府  
憲請飭各衙門兵役暫停拘捕聽爾等各鄉社士民入城  
來見通達下情合行剴切曉諭爲此示仰台邑士民家長  
人等知悉爾等凡有舊仇夙怨者各該社之家長務須約  
束子姪靜候本縣選派之公正紳耆到社爲爾等排釋調  
處無許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帶子弟人城來見本縣親加  
訪問所有委曲無不可以面陳見已嚴飭兵役不論有無

控告一概不得妄拏務使爾等無不達之隱無不通之情  
然後各自覈明歷年強暴不法滋事之徒縛送以正  
國法儻冥頑不悟本縣卽訪明爾等歷年巨案一一通稟  
照叛民例請兵誅剿爾時悔懼不已晚哉嗚呼本縣蒞任  
首以親民爲急所願爾等滌除舊惡革面洗心不惜諄諄  
告誡開法網以蘇民困也言出如山決無失信爾等毋得  
觀望自悞懍之特示

諭七百社家長

諭某社家長某某知悉日者以爾等頻年械鬪困苦已極  
本縣深念爾等隱曲下情莫能上達特頒明示停拘捕選  
紳耆使爲爾等解釋怨仇共修和睦月餘以來四境鬪風  
頓息紳耆回報所有四路各鄉社歷年起釁之由及構禍



以來殘毀死傷之數除經報驗有案者聽候緝兇究辦外所有彼此焚毀之廬舍殘破之田園困苦無依之孤兒寡婦皆議令兩造互相補償撫卹各社子弟皆已願受約束又各社家長入城來見者七百有餘經本縣一一詢訪並剴切勸導且賞以酒食莫不歡欣鼓舞感激遵奉如解倒懸如救飢渴本縣察爾等皆出于至誠尚非陽奉陰違之比甚喜爾等改過自新能親信其上而和輯其下也茲特頒給札諭載記準爾某爲某社家長約束子弟理某社之事以某某爲之副與爾禁約四條而已一不得械鬪搶虜查械鬪搶虜之故大約不過數端除夙仇舊怨業已解釋外其新事者或婦女口角或打傷牲畜或踐踏禾苗或索討錢債或侵占田園倉卒而起地方文武所不及知惟爾

家長知之苟及時諭止可立散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茲以後凡子弟有不甘心如上事者不得擅自相爭必先告爾本社之中爾卽理處之如兩社則彼此家長共議之不決則請隣社家長議之再不決然後控訴儻子弟不遵則會集族眾議于祠共擒而解官懲治之如此則事無不理而械鬪可止矣二不得疏容盜賊漳郡盜賊之風歷稱猖獗或白日伺刦于中途或聚眾肆刦于黑夜其所以猖獗無忌者皆以爾等強社大族子弟窮苦者多不能安置約束任聽召集匪徒日夜往來家長漫不稽防約束而兵役又因社強大不敢輕往緝捕此盜賊所以無忌也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茲以後責成爾等稽防本社子弟毋得聚集匪徒儻日刦于途則就所刦之地先罰家長照數

賂贓仍勒令拏解盜犯其夜劫于城市或鄉村則追躡盜蹤所入之社罰家長照數賂贓仍勒令拏解盜犯如此則匪類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矣三不得抗欠錢糧龍溪錢糧額數最多甲于他邑而抗欠之風亦甲于他邑或貧戶失業而欠或小戶逃亡而欠甚或田業富饒恃其族大丁強糧胥莫敢如何而有心抗欠或欠十餘年至數十百年未嘗懲治實堪痛恨彼所持者頑悍之子弟耳今子弟皆守吾法彼復何所恃而欠乎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覈明有糧之戶開列清單協同糧胥督催之有不遵卽指名稟聞本縣親往問其抗糧之罪爾若扶同徇隱卽惟爾是問爾固不必爲此豪富不仁者累也四不得芘匿被告龍溪詞訟之繁甲于通省自本縣觀之大抵新案少而舊案多非

盡案難結也或以有告而無訴或有訴而空詞抵飾臨審無人故一錢債而控或經年一田土婚姻而控延數載其墳山命盜之案則數十年而莫能結者比比皆是其情虛者半由恃其强大而不肯屈服于弱小其理直者又懼未能審結而先受羈累于無窮所以或任控而不訴卽訴矣甯逞辯于訟師之筆端而公庭不肯一至今與爾約爾與族人約自茲以後爾社有被控告者本縣飭差就爾先行察覆一面卽帶被控之子弟赴案隨到隨審隨審隨結或未能卽結其案小者仍交爾帶回候訊不交差押其案重者有罪可援自行投審之例稍從未減無罪立卽訊明摘釋交爾保回如此則無枉累羈候之苦爾又何所憚而不爲哉以上四條簡而不煩便而易行本縣所責爾者如此

東漢外集卷四終  
而已其他繁文條教不以煩苛爾也嗟乎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矧爾等年長樸誠經通族僉舉出受吾教則非不習  
事者卽爾族眾亦豈盡愚頑哉其所以比年詢詢者特莫  
爲之主耳今日以往吾爲爾主爾爲子弟子弟之枉曲  
爾爲直之爾之枉曲吾爲爾直之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則爾于一社猶一家一人也吾于閭邑千社亦猶一家  
一人也豈不美哉

東漢外集卷四終

